論語集註考證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集註考證

(二)

金履祥撰

論語集註考證卷五

子罕

程子曰皆夫子所罕言　叔子也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嘗言利學者或流爲功利之說夫子嘗言命則學者或流爲莊氏之說夫子嘗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數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啓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語錄曰言仁之弊于近世胡氏父子見之　達巷其人姓名不傳　漢書董仲舒傳孟康註云項橐　聞人譽己承之以謙　此章初看則達巷黨人之說固失之陋而夫子之言亦近乎戲然達巷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爲愛聖人乃若聖人之心則眞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最賤者爲之可也　緇布冠　禮記曰太古冠布古人不輕於蠶績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縷節數爲等衰八十縷爲一升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爲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每每以布爲尙故始冠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爲笵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周冕之意正以冠爲物小而在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一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程子　叔子　毋史記作無　世家聖人之心攄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平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

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裹都結裹到己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程子　未詳　視而默識　上三字言猶是觀聖人于言語之表此絕四章乃是窺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云　畏　猶云戒　康地名　避太祖廟諱變匡言　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言爲此嚴也　康其事詳見序說　曰　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語錄問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考○何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夫豈其數其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　或吳或宋　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鄭氏邢氏以爲吳蓋據左氏橐皐之會又子貢得適吳也洪氏以爲宋據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邱聖者歟之問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之多寓言王文憲謂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履祥按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于宋又嘗長居宋則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　多能章　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不在多能語錄以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而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非所以率人而又以謙承之　空空如也　集註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此章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　程子　叔子　河圖　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鉤隱互易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誤也　顏淵喟然章　何文定曰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躐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趕上則聖人之道又卻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

故橫渠有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歎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爲說得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個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顏子且從博文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文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敬領。于斯二者。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然。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各有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亭亭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政謂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看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比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達一間者也。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于聖人者。生熟之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之一步。可以躡而至。不可以力而進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眞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未至于化而成聖也。○履祥按。程叔子于此章亦嘗以中爲言。朱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個中底道理。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不可能。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在言。顏子初間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恍惚不可爲象。是見得未眞也。其後博文約禮工夫至到。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得眞也。集註取首尾之言相應。故云爾。程子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未達一間用楊子語。病閒集註如字讀。作安閒之閒。又云少差。王文憲讀作去聲。無寧集註寧也。寧是死于二三子之手。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此章前曉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爲。後曉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爲。用智自私明道定性書語。沽去聲。蔡邕石經作賈之哉賈之哉則是上聲。九夷東漢書曰。夷者、柢也。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也。故天性仁順。易以道御。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箕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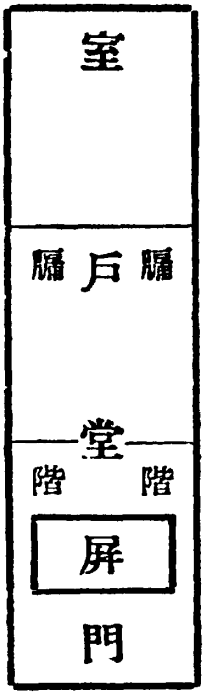
使人知禁行數百千年東彝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故仲尼欲居九夷也。何有於我哉　語錄曰語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缺之又曰此等處必因人言而發履祥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于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爲酒困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于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于文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凶處樂皆已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不舍　集註舍上聲楚詞辨證曰洪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晦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祥按辨證朱子晚筆則集註未及改耳。程子曰　叔子。范氏　道體　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道乃物之體此體乃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尙孤不舍晝夜意思方可見蓋大德之敦化如此也。又曰　伯子說也天道流行不已人之所以與天道不相似者閒斷也所以閒斷者私欲也私欲之所以生則在一念之發幽隱之處于此能謹則無閒斷矣。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夫子未嘗單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闚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仍舊歸之正意。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　甚矣衞靈公之昏也南子巧于文已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甚矣衞靈公非失禮而南子非失行也南子巧于文已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甚矣靈公之昏也見小君禮之所有故夫子猶可以留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醜之而行意決矣。招搖　徐廣註翱翔也此章與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語意一般只作嘆辭亦可但史記既有此書。爲山　此章總以自平地爲山設喻或爲山將成尙虧一簣而止者或尙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則集註不得不引恐因此而發耳。其進其止由其己心非人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履祥謂至篇終皆

意吾未如何不可奪志皆吾止吾進之意曾子曰出曾子單離居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棄之民矣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巽卦一陰潛入二陽之下順而入之之意縕袍著也袍衣有著者著鄭康成註儀禮著以絮謂充之以絮也文選註作張呂反枲麻也漢書東縕註亂麻也衣之有著謂衣之有絮者縕則以亂麻爲絮也莊子縕袍司馬註謂以麻縕爲絮忮之豉反忌害之意俗或讀作忌非然莊子音義亦一音忌後彫松柏經冬不彫而但云後彫蓋松柏不爲霜雪彫耳至春深始生新易舊凡踰章冬青之木皆然程子二條並叔子權稱錘也經如衡之平重不輕則衡未嘗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反經合道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見桓十一年又古註連下文云權道反而後至于大順又易大傳巽以行權韓康伯註權者反經合道邵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權卽是經程氏遺書曰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字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是經便是經也此見劉元承所錄權與經亦當有辨詳見通釋唐棣郁李也爾雅唐棣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逸詩說見思無邪章如此等詩夫子所雅言未嘗逸也後世失夫子三百之舊故此等詩不存而別以流傳淫詩補其數爾程子叔子

鄉黨

恂恂信實貌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懁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體作儐者謂擯相之人也擯用

命數之半　周禮上公桓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皆以七爲節。擯者四人。賓不顧矣　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于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公門高大　天子應門二徹三箇。則二丈四尺。公侯降殺于此。然魯之雉門視天子應門。中門之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　中者。每門二扉之間有闑。如今直門橦也。扉之楓有棖。如今門刺也。每扉各自有中。則中棖與闑之間。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敢中于門也。詳見或問。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于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立于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立朝之位。故過之必敬。



俗本　說見學易章。舉前曳踵　記玉藻篇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深青揚赤色　今尙有之。但以爲佩囊。不以爲服。緅絳色　染色。再入爲絳。五入爲緅。以飾練服　暑而練。以緅爲領緣。長　去聲。凡度長短曰長。測淺深曰深。量廣狹曰廣。下字皆從去聲。見周禮註。佩　集註。觿礪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恐不止觿礪。若觿礪則止于用器。非文飾也。襲積　何文定曰。襲積殺縫之說。禮書疏中說得

少有分明處。只儀禮喪服疏內一項說得稍明白。襞、禮書中只作辟。蓋辟者、褶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闊。須篸褶疊作簡以束。令狹一就身。此所謂襞積也。

殺縫　謂若深衣之服下闊上狹。縫時自下漸收而上也。

明衣　下有闕文。

晦而切之　禮記疏。晦之言牒也。先釐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晦之涉反。牒直輒反。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魚爛曰餧肉腐曰敗　爾雅文。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　王制。

漢陸續之母出後漢書。陸續坐楚王英獄事。備極五毒。未嘗易容。一日食至。忽悲泣。獄吏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吏曰。何以知之。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禮記濡鷄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醢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

食氣　氣、說文許既反。亦或作餼。然則食氣當讀作食餼。猶云飯料也。聘禮。凡餼大夫黍粱稷。則黍粱稷正謂之氣。其生牲而亦曰餼者。言此名爾。即俗所云生料也。此言肉雖多。不使勝于飯料。又古气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餼。

不爲酒困　燕禮。無算爵。

程子　未詳。

瓜作必　或云禮記瓜祭上環。安知本非瓜字。朱子于或問中已辨之。蓋瓜祭已作菜條中矣。又食每品皆祭。蔬菜之食若獨祭瓜。既非四時常有之蔬。則無瓜而蔬菜不必祭乎。若禮記謂獨食瓜而祭則上環。或祭祀陳設亦上環爾。

問　饋問也。蓋饋送而問其安否。

雖雉腶矣曰　此疏說也。比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爲正說。但既曰雖雉。時哉當作宇宙之時。後二說存疑爾。

論語集註考證卷六

先進

先進　先進後進。漢書尙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程子　叔子。今反謂之　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餘看通釋。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幷目其所長　所以知爲弟子所記者。或問載吳氏之說。以例言之。謂夫子於門人稱名。門人稱於夫子之前亦名。門人自相謂稱字。或其弟子門人於論語中稱之。若以理言。則夫子敎人未必立此四科之目。雖固各因其材。亦未嘗限其所成也。學者自以所長目之耳。程子　伯子。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於宰我。濟甓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顓孫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顓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顓路、曾晳、伯魚、竝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顓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顓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記者。雖東西夾室可也。十哲世俗論也　唐開元始定十哲之號。孝哉閔子騫　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一日三復　三、去聲。家語弟子行篇子

貢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大戴引之云云。以爲異姓昏姻也。通釋謂誦詩至此必三復。然當依集註所引。孔子對王文憲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疑誤。後倣此。各言其子　孔子嘗痛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砭顏路非禮之請也。然於鯉也死不變命車以爲之椁。於回也亦然。其視之猶子可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爲不得如葬鯉之得情也。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豈獨視有無　喪具稱家有無。於人之喪也亦然。此說不可謂非也。而胡氏謂豈獨視有無。然稱有無即是義。按是時顏淵之死。顏路他無所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于求而夫子幾于吝。今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雖善。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學之有序　王文憲曰。看未能對焉能便是有序。一理二氣　程子　叔子。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事見左傳哀十五年。詳見第十三篇。夫子謂由也不得其死然。所以弊子路者豫矣。而子路不悟。卒死孔悝之難。使子路而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傷勇。然其失不在於死難而在於仕衛。夫輒與蒯聵有父子之爭。孔姬與蒯聵有兄弟之戚。而孔悝主輒。內必有母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焉。而子路不思。此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　班固幽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　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程子　未詳。家語云　辯樂解篇。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戚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過　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制中也。集註入此段於後。意方足爾。

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　師未可謂賢智。商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爾。然不若止曰道以中庸爲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二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覷史記註。謂易已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

魯鈍也　曾子於諸子年最少。此與諸子並論。蓋其初登門之時也。其時才鈍。故其用功誠確而倍所以終於傳道。

程子　一條伯子。二條叔子。傳稱嗇者謂俗論也　凡傳稱嗇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者皆作口。

空匱也　自何晏註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故前輩諸公及張宣公皆從之。集註玩其文意。回賜對言。屢空對貨殖。庶乎對屢中。其說穩實。絕無異端之病。

程子　兼取二子。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亂替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云云。

善人章程子　未詳。逡巡　進退之間。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顏淵之於孔子　王文憲曰。宜作孔子之於顏淵。曾猶乃也　曾、在登反。虐民　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持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敎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歸於虐之也。

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即事皆學。而不專在於讀書。此說謂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爲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此說之非也。

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鄭子產之言。見襄公三十一年。

誘之盡言以觀其志　夫子何以之問。本欲言其用。而三子亦多以用對。但言其所能爲。不進其所欲爲。夫子恐其志局于此。故下文轉作亦各言其志。所以集註於無吾以下曰。誘之盡言以觀其志。

比　必二反。當作毗志反。見文集。小國也　春秋之時。諸大國猶不能自振。則小國可知。而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爲之。即此可見二子才具

之高.能爲人所難爲.四子侍坐以齒爲序據上文.詳見或問.以方鼓瑟夫子問.三子對.而點方鼓瑟.古人爲學.詩書禮樂.則琴瑟之事如今日之課耳.但其動靜之際.氣象自別.亦微似狂耳.單袷袷、夾也.或單或袷.今上巳祓除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祓除.官民絜於東流水上.蔡邕注云.即論語暮春浴乎沂.又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納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士人以爲沂水三月冰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泝乎沂爾.殊不知泝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于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毋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閏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温泉焉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邱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遠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温泉云.蓋有以見夫此節推曾點已見大意.以冠下文.人欲盡處.要在此句.夫春和之時.單袷之衣.童冠之游沂零之地.人孰不見.此遊適之景.而點獨舉此.夫子獨與之.益見其胸次無人欲之累.故隨時隨地見此天理流行之樂.動靜之際釋其鼓瑟舍瑟作對異撰處.而其言志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而其胸次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而深許之三子之言.皆所能爲.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于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尙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死于衛.冉有爲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見其用處.然不免累于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徵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於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皆春之意.故雖三子言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各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於事爲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此.規規事爲.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

曾晳曰　曾晳以夫子與己而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曰爲國以禮　止　爲之大　集註程子一條說三子。二條說曾晳及子路。三條四條說曾晳。程子云。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達箸便是此氣象。蓋達此則事事物物各有其節。便是堯舜曾點氣象。子路不達此。非惟不可望曾晳也。其後孔悝助子拒父。無禮甚矣。而子路仕之卒死其難。不達之故。其弊如此。可惜也已。然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晳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不知夫子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晳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達箸便是這氣象也　何文定曰。此段當總入第五篇末。亞於浴沂之下。程子　一條二條伯子。四條叔子。三條未詳。顏淵

仁者心之全德　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最爲親切。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从人、从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从二。仁字从人而傍从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古文。仁从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註以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

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于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于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即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即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艸巢趙必升問學者顏淵問仁章二爲字二己字之異同。今按上己字重。是指身之私欲。下己字輕。是指機之在我。此不待說。若二爲字則何文定謂上爲字輕。語錄多作謂之仁、便是仁。王文憲謂文公豈不能下謂之字。或下曰字。乃下所以全三字。所以全、是用力于仁也。此章之下。朱子釋之曰。爲仁在己。上章又曰爲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讀者詳之。此二君子晚年未一之論。履祥按王子之說固密。但克己復禮爲仁之下。即繼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克己復禮便是仁可知。故二爲字上字輕而下字重。上爲字猶語錄所謂便是仁。文公以所以全訓之者。雖密于語錄。然猶云克己復禮便是爲仁爾。上句重在克己復禮字上。則爲字輕。下爲字則包克己復禮在中。故爲字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二句合說。極爲圓備。語錄仁禮非二。

勝　去聲。下文勝用、平聲。

事皆天理　復禮搭在事上說。體用圓備。語錄曰佛氏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讀者試思之。

只是克己。更無復禮。此所以不中節。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　本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氏克己銘曰。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齊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爲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只坐想終一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己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私欲之己。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己。游氏亦公以克己復禮爲想象。如此二說。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略無干涉。視聽言動。自是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曰。一日眞能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爲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日日克之不以爲難　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而克之復之。至于一日豁然欲淨理純。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一日語下添日日字。由己語中添不以爲難語意密察。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二語結定在此。則段中言語皆緊。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叔子也。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段意亦如此。理欲大界分。學者尙可辨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所當分辨爾。又曰　未詳上條體此條用。謝氏曰　克己要決。王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　顏子之學。蓋已得于博文之後。知至理明。故不復有疑。非禮者己之私也　非禮而言動。固是己私。若說視聽而非禮者。則在物。何以皆曰己私。蓋以其可以悅目悅耳。而非禮。此卽己私也。程子　叔子。由乎中應乎外　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學聖人之事也。非禮勿焉。克復所以爲仁也。視箴聽箴　視爲要。聽爲重。故視箴云中遷而聽箴言亡。正性本善。只爲世俗邪說鄙論淫辭姦聲。一切非禮之言。咻之而性之正亡矣。知誘物化　本樂記。人有血氣心知之性。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知止學。言箴躁妄　王文憲曰。二字包盡言之病。箴內皆此意。履祥謂上四句收入養其中。以下又發出制乎外者。警戒最詳切。動箴　文

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爲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連舉以告君。而損益四代禮樂即繼于此章之後。至明在已禮之間。至健在克復之間。仲弓章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王文憲曰。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容于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行于外。有以推其愛之理。內外無怨先言邦後言家。邦疎無怨易。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程子叔子是偶然摘此二句說。不是就此章經內說。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學問功力易間斷者。莫如獨。能謹獨則無間斷矣。故程子于川上章及此段。皆指謹獨以爲方。然于此章卻補得出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或問程叔子。主敬行恕鄱陽饒伯輿謂此章全說彊恕求仁之方。出門使民。亦指接物之恕。蓋備舉行恕之首尾告之。無怨乃恕之效。此說王文憲亦然之。○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乾道坤道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顓子純粹明決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卽絜矩之意。司馬牛名耕。程子叔子。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語錄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向魋作亂牛常憂懼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向魋爲司馬氏說見述而篇。魋爲惡於宋。嘗欲殺孔子。其爲人可知。其弟子頎與之同惡。其兄巢弟子甫不能正。反與之同。此牛所以有無兄弟之憂也。其後魋果以欲弑景公而亡奔衞。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奔齊。及魋再奔齊。而牛又致其邑適吳。反卒于魯郭門之外。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向魋之惡。司馬牛常以爲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以無兄弟爲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歟。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以家語稱其爲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尙有疚。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又皆兄弟字若作猶兄弟字似無病。哭子喪明事見禮記檀弓篇。此

必因子張之失　子張之失、輕信易發、故夫子告之以此、常人反有因此而以疑執爲明者、殊不知當先以明遠爲務、非但以不行爲明遠也。足食足兵民信　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此正與答冉有庶富教事同、國家爲政、于此三者、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于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于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固、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語若並而意獨至、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泯、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必不得已而去　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危急存亡之秋也、此事惟周太王可證、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兵也、杖策走馬而去、則倉稟米粟皆棄之、是去食也、獨程子叔子駟不及舌　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駟、謂言出仁意棄乎、而民從之如歸市、卒以再立國而有天下。舌雖駟馬不可追而反之、此必當時諺言。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三猶字二正一反、大意謂惜乎棘子之說固君子之意也、而其失言亦不可追、夫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二者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惟有毛則可辨其爲虎豹、爲犬羊耳、言無文則君子小人上下等差皆無所辨也、夫廢禮文而至于君臣上下貴賤等差之無辨、其爲失言豈不大哉。盍徹章　此章蓋極本原之論、而讀者猶疑有子所對大相反、似嫌於迂、看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謂凶歲而百姓饑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二者將何以爲計、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爲重、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卻是因盍徹之對而專壹國用之不足、故有子再對謂國家以民力爲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獨足、其誰與守之、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之間、集註推明處此之方、雖入節用二字以補之、似不首解年饑二字之意。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哀公此問未有加賦之意、有若斯答反以減賦爲言、

及哀公再問則爲之發明民富爲足國之本民貧則國危之禍縱哀公不能減之什一必不至于再加賦矣此亦告君之法

多則桀　三句並出揚子先知篇

崇德章程子　叔子

是時景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　左氏昭三年晏子曰公苛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民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又昭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簒國之禍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幽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于萊哀公五年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鉏陽生奔魯陳乞鮑牧以兵逐國子高子陳僖子使召陽生于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魏去鬻姒使朱毛殺孺子于野幕之下十年弒悼公簡公立使闞止爲政哀公十四年將逐陳氏陳恆攻殺闞止執公于舒州尋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　射音亦人名句古侯反句繹地名當在魯鄒繹山之下左氏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問政章程子　叔子

魯自中葉政由大夫　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持其柄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文撰二孟孫叔孫各一

家臣效尤據邑背叛　陽虎囚季桓子而奪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費叛

康子奪嫡　左氏傳哀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子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氏註曰畏康子也按孺

子之子生康子攝主。俟其長而退。禮也。而即請退。此或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罪也。

質直　集註內主忠信。子張務外。故夫子之言每箴其失。前章崇德之問。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爲言。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貞信之謂。故集註于此章即以前章主忠信訓之。

審於接物　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

自牧　下人固是謙下于人。然以慮字冠其上。欲常思卑。惟恐有忽略之意。所以自牧字體得好。如牧牛然。常實牽轉。不令放逸也。

色取仁而行違　此質直好義之反。居之不疑是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反。語錄謂此只粗漫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者。漫平干反。

程子　叔子。

善道　道、去聲。集註作善其說以道之。語錄曰。告之固忠矣。須教導得是始得。與集註稍異。

遠　如字。上聲。絕遠之遠。左氏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語錄不仁者皆化爲仁。則不仁者絕無矣。

程子　叔子。

曾氏　幾。宇吉甫。呂居仁門人。成公外祖也。號茶山。謚文清。收入集註者惟此一章。

論語集註考證卷七

子路

先之 先當作去聲。謂率先之也。語錄取張子云。以身爲之倡。 **勞之** 舊作去聲。朱子從張子身不愛其勞之說。而集註收蘇氏之解。故讀作如字。 **程子** 伯子。 **先有司** 先平聲。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爲之于前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于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于簡委。故勉其使人先爲之。則先當作平聲。第二章蘇氏亦有說。或問收之通釋有取焉。當參看。 **程子** 伯子。 **推此義** 王文憲曰。一蔽于小。其害或至于此而不難。故程子極言之以警學者。 **范氏曰不先有司** 止 **天下乎** 仲弓可使南面。蓋于此問得之。季氏其時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是有魯國之半。又專魯國之權。則其宰亦未易爲。然其爲季氏宰不見于傳記。豈不久而去之耶。 **出公輒** 蒯聵之子。孟子作孝公。 **魯哀公三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世家。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爲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 **程子** 伯子。 **蒯聵** 衛靈公太子。 **南子** 靈公夫人。宋女也。 **公子郢** 靈公庶子。按春秋左氏傳。魯定公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初宋

公子朝通于南子。衛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于宋。至是。太子蒯聵如會。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是故許而弗爲。魯哀公二年。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邾不足以辱社稷。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五年。趙鞅伐衛。初。孔文子取蒯聵之姊伯姬。生悝。文子死。其豎渾良夫通于內。蒯聵在戚。孔姬使良夫之焉。蒯聵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十五年閏月。良夫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入。伯姬氏。伯姬杖戈。蒯聵與五人介。迫孔悝于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使告季路。季路將入。遇子羔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焚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立蒯聵。是爲莊公。輒奔魯。是爲出公。復死于越。莊公遣孔悝載伯姬奔宋。哀十七年。晉再

名不正　止　民無所措手足　名不正。言不順。即綱常不立。萬目隳壞。夫子又逐節發明。尤爲明伐衛。衛人出莊公。已氏殺之于戎州。

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輒以祖爲禰。使國人戴已而爲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于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和。則爲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謬。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謬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于避就。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罪。循分者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爲衛發。而所該甚廣。君子名之決是可言。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可爲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不成矣。按衛君待子而爲政。則是輒欲用孔子之久。而孔子蓋未之從也。曰必也正名乎。是明輒之拒父爭國爲不正也。考之孟子公養之說。是夫子常居于衛。受其饋廩之供矣。其留于衛何也。夫子未嘗絕人于善。彼其知尊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知其不可正乎。考之前篇夷齊之說。則輒惟當知有父子之倫。而不可拒父。

然衞國臣民又當知有父子之義而不可以立蒯聵在輒則當從蒯聵在衞則當立公子郢使輒而果用孔子孔子必先以人倫化誘之可則行不可則去耳夫子之留于衞亦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蓋伊尹之事夫子所處想又從容於此文公謂聖人行權亦有非常人所可測者履祥初疑公子郢辭國遂釀成衞國之亂亦賢者之過間嘗考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所必爭者公欲立郢獨語之于牀第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嘗與卿大夫命之于朝即名正言順亂源窒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尤郢之見幾也郢立于夫人之手即制于南子而事皆不可爲矣況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爲賢與　子路仕輒

不去卒死其難　語錄或疑子路仕衞孔子何以不痛責之按正名之說野哉之斥夫子不爲不痛責之矣又按子路初仕于衞爲蒲宰則公臣也其後蒯聵之亂子路爲孔悝之宰則私臣也故子路之死爲救孔悝之難爾　學稼　所貴學于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章末四方之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農圃同一事秦所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　復　扶又反　誦詩章程子　未詳　魯衞孔子嘆之　此嘆當在去適魯衞之時似有猶吾大夫之意然魯爲禮義之國素賢于衞夫子此嘆又似嘆魯

公子荊　春秋釋名即公南楚見襄二十九、昭二十年家語又有荊公子不知爲誰當考　粗　上聲王文憲作平聲累並去聲　制田里薄賦斂　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斂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家爲鄰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教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教之義以制事使之不悖此教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塾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　立學校明禮義　庶、富、教也　漢之文明　文、孝文皇帝也文帝之時煙火萬里可謂庶矣陳陳相因賜民田租可謂富矣明、孝明皇帝也　唐之太宗　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

給道路。可謂庶富矣。**西京**　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爲西漢。**明帝尊師重傅**　帝自爲太子時。受尚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以師禮。幸大常府。親自執業。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業如是而已。**臨雍拜老**　永平二年。行養老禮。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至階。天子捋如禮。親祖割牲、饋醋。**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明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太宗大召天下名儒爲學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二君**　當言三君。而止言二君者。蓋主立學之君而言。明帝太宗也。不言文帝。蓋文帝雖未能立教。而言行無過。又公卿多舊功臣。二君知立教矣。而明帝苛察急切。已有可議。太宗兄弟祖席之間。慚德爲多。故獨言二君。其能然乎。**朞月**　興衰撥亂。**三年**　治定功成。**史記**　孔子世家。**善人章程子**　伯子也。見文集對策中語。**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高祖自漢王即帝位。共十二年。孝惠七年。呂后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庶乎近之**　諸君皆天資樸厚。中間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雖未免有祿產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禍。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乃在孝文之世。孝景遵業耳。故但曰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儘可。而文景之證又曰庶乎。則善人功效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之事又未可皆爲善人。若高帝文帝可謂善人。而在位皆不久。六七十年之間。駁雜處多也。**如有章程子**　一條伯子。二條兼取二子。**季氏之私朝**　大夫之家朝其家臣。亦謂之朝。故左氏、伯有朝者至。布路而反。國語、公父文伯之母亦有外朝內朝之說。或問引之。下文私室當作私朝。**夫子爲不知者**　本檀弓篇語。謂若不聞知者而徵詞以正之。或問已謂此說傷于巧。而集註復用之。**魏衞獻陵之對**　唐太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帝念后不已。于葬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衞同登。使視之。衞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衞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爲毀觀。獻陵、高祖陵也。王文憲曰。夫子誠據禮直言之。隱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

敎冉有矣。以魏衛事比。恐未安。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詩楚茨篇。如幾如式。註訓期。且引左氏傳昭公薨子家易幾而哭爲證。故皆訓期。然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也。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若是爲句。則四幾字皆訓近。語意爲通。定公問、人之臂言有何一句即可以致興喪者。夫子答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限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于一言而興喪邪。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而仍舊作一句。謂言不可如此。實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因此言而知則必　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識徵　謝氏此說則幾字又有幾徵之意。謂言不可以若是。然其幾徵之處亦有一言足爲興喪之原。莒父

程子　伯子。恭敬忠　居處易肆而容常恭。執事在外而中常敬。與人接物而心無不實。其內外一致如此。之夷狄不可棄　縱至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句總上三事。無時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容。心德全而天理流行矣。程子　伯子。子貢問士　夫子平日許子貢以從政。他書所載。子貢亦每以使事自許。而此章夫子所答。但以使事爲士之上。而政多說大夫。此章既問士。又問今之從政。則又恐是問士與今大夫之材品。則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子貢不問可以爲大夫之才。而問今之大夫。則其問亦下。故夫子以何足數答之。此章集註雖明。而或問又收晁氏之說。又參連下章之意。今附此。以待後之君子。

程子　叔子。謹厚　孟子中道狂狷鄉愿前後通爲一章。而此章乃突入謹厚二字。疑是謹愿二字。蓋爲原人也。然歷考諸本及語錄。又皆曰謹厚。後再思之。若說鄉原之謹愿。則又贅德矣。此註自爲也二字生來。自狂狷二字反來。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狷者。此亦自是善人。但欠志節耳。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孔子既不得中行而與之。下此一等。何不取謹厚不狂不狷之人。而獨取夫狂狷之人。蓋謹厚之人固是善人。但據其資質止于此。上不能進于中道。亦不肯進于中道。下不期於鄉原而不覺自爲鄉原矣。因

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　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卽進于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知未足。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巫醫　周禮。司巫中士。醫師上士。註。雖賤役。蓋執技以事上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巫醫。夫子引之。重在學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其義未詳　語錄曰。不占而已矣。猶云只是不讀易。好惡章　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之人。惟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不孝。惟孟子惟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程子曰質之近仁　伯子也。此資質之近仁耳。有此質而能加之以學。則仁矣。曾氏曰剛。必無欲。毅能力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子路所不足　子路勇果。氣象行行。于切切偲偲怡怡。皆所不足。故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重言皆形容氣象。胡氏之說。體貼深密。學者所宜體認。七年　王文憲曰。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充之。所以久速不同。教　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于金鼓車旗。身習于甲冑手足。教習于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卽此二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程子　叔子。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篇首不姓不字。但書名問。蓋憲記所自問而併記他語也。狷介　王文憲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語錄。憲是介狷者。傳中說介處亦多。按弟子傳中載此二章之外。止載與子貢辨病貧事。已可見其狷介。其他書傳中事亦多。克伐章　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難　集註作難能。語錄一作到此過之極難。程子　一條叔子。二條未詳。不能再問　當再問仁。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出樂記。澆　㬎、古字通。褻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于過。疆圉縱欲。夏遺臣靡滅浞。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事見左傳楚詞諸書。俱不得其死　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于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于既死之後。故止曰不

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屬下意自分明不待于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尙德之意不答以然字屬下意自分明不待于答俟其出而稱美之以俟門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濬畎澮此皆躬稼事爲命章夫子言鄭國之事此萬世叔古語世與太字通用如衞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按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曰子產從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但左氏首以爲子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取印堇父於秦太叔爲令正子產之政不專于寬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又如使上下有服則鄭人謂取我衣冠而褚之使田嚻有封洫則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又如鑄刑書尤爲當時所議然其要歸于愛民而已故夫子以惠稱之昭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舉其重而言夫子稱子產君子之道四惠居其一耳論其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爲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爲政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後人爲政之規大抵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自非王佐之才皆孟子所不足問子西夫子在時子西未有白公之敗而其遜國平亂改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或者舉之與管仲子產同問惟夫子不取爾如論管仲亦然遜國立昭王改紀其政昭二十六年楚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爲乃立昭王定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出奔子西爲王興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定六年子西還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出史記孔子世家詳見序說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適晉謀襲鄭鄭

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葉公以爲不可。子西召之。使爲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似伯氏駢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爲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之邑六十。與之邑三十。蓋卿大夫受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一邑公田則四百畝。邑三百。公田十二萬畝。當今五萬畝矣。其戶數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于穀。無駢邑之名。

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玩本文。似管仲奪伯氏之邑。而伯氏雖窮不怨者。故古註謂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說者多引諸葛孔明竄廖立李平無怨爲證。註引荀子與之書。註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以此知是威公奪與之。然既公奪與之。則安得但云奪。又云無怨言。蓋古者天下封建。國立世家。各已久有其地。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溫原之田。晉文猶以兵取之。則奪之之說。疑亦此類。而荀卿云富人莫之敢拒。是管仲之功。有以服其心。斂手而歸邑也。

孟公綽　本篇兩見。史記曰。孔子之所嚴事于魯。孟公綽。

臧武仲之知　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鄙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卞莊子之勇　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之。又荀子曰。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

冉求　皆即子路耳目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聞既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冉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

子以文之　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表程伯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知非正。見上註。

程子一條

勇也　以上伯子。須是以下叔子二條三條伯子。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　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子無再教之辭。故以胡氏之說爲第二說。語錄前後皆從胡氏之說。且謂子路退而自言。

所以無再敎之辭也。今當從胡氏。

公孫枝 按左傳及註。當從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襄二十三年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臧紇爲立之。公鉏後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御鬷點謂公鉏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立羯。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孟氏將辟藥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使告其適長兄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賈使弟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威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春秋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師逾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于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及諸侯盟。

文公伐衞以致楚陰謀以取勝 初晉文公之爲公子。出亡過衞。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送諸秦。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衞。衞侯出。晉師入曹。宋人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衞之田。曹衞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以報楚。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次于城濮。及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晉人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語錄。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雖太巧。節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德于文公者。衆施則當衆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彊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于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衞。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于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爲謀可謂贍矣。此

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于勝楚。時天下之强國惟晉與楚。必先播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于天下。楚子固倦于兵。其狼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深激子玉之怒。則將知難而退。雌雄不決矣。于是執曹伯。分曹衞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衞。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衞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衞。彼釋宋圍。何爲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衞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于勝楚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一至于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毋乃使子玉得假以爲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于度內。明知子玉內懷鴟賈之語。急于立功以刷恥。見吾之退。必謂腌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于王者之師。然毀邱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于王者之刑矣。然舍魏讎而用法。果王者之刑耶。疏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履祥按。此章夫子特說桓文。以較其正譎。桓公正處固多。亦未有全不出于譎者。桓公之譎易見。而文公之譎善譎耳。夫子首言晉文。後言齊桓。蓋因文以言桓。桓公特比晉文爲正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事在左傳莊公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未發之論。履祥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安國。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讐棄國矣。其奔魯也。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乃雍糾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先入。請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其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讐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實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于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

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于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書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爲己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略矣。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答之。使二子之發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陳牧軒曰。以私情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讐威公。九春秋傳作糾僖二十六年。展喜謂齊孝公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詳見或問。又按此穀梁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櫜。兵不解翼。弢無弓服無矢。胡氏傳亦曰。自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未嘗興大衆出侵伐。其後惟召陵之師。責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雖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暴。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不驕。此之謂也。如其仁管仲雖未得爲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禮記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程子叔子則爲之也難東漢書引此句作則其爲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春秋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甲午。弑其君于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按左氏所載。當以論語爲正。程子叔子胡氏曰此段補程子。爲人章程子曰二段並叔子。文公語錄曰。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欲見知于人而已。後爲人卻眞要爲人。然不先自己做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和己也喪了。孔子居衛主蘧伯玉家事出史記。見序說。莊周稱出莊子則陽篇。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句雜出淮南子書中。以智爲先出第九篇。此章凡四見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二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四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以德報

怨　見老子恩始章。然此語亦出表記。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而發。其言各有所當歟。故朱子語錄亦取其寬身之說。不怨天　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意方言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歟。及細玩集註中卻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程子　一叔子。二伯子。三叅取二子。子服　孟獻子之後別爲子服氏。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命也　或問謂此使子路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賢者避世　賢者自作一讀。其次是指避世之次。程子　伯。七人　註說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接輿。集註取李氏之說。石門　趙善譽輿地攷曰。在今東平之境。擊磬於衛　磬、編磬也。以玉爲之。按此章語錄憂樂之說云。是一大題目而未嘗說破。朕祥謂聖人之心體用全備。未嘗忘天下以爲樂。亦未嘗出己位以爲憂。但自荷蕢者觀之。則以爲有心爾。聖人之心如明鑑。物自畢照。荷蕢之心如反鑑。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爲有心爾。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硜硜　此時夫子擊磬。必是擊堅重而節數故有有心之譏。以衣涉水曰厲　衣、謂裹衣也。古人不裸涉水。及跨以上。則不脫裹衣而涉。攝　如攝齊之攝。謂以兩手揭衣趨也。所謂蹇裳也。諒陰　按禮。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大夫士居倚廬。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諸侯加圍障。天子則又加梁楣。故名梁闇。集註不載此說。或問略及。言君薨　與上下文不相應。按此章當從禮記曰子張問曰云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家語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發喪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禮達而分定　禮運語。修己以敬　上修己字輕。敬字重。下文修己字重。敬在內。上一句已該下二句。下修己二字則上修己以敬一句。程子曰　未詳。夫子戒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卽禮運篇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

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溺。所見無所蔽。睿智通徹。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嬰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語錄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原壤　事見檀弓。責其喪歌。則過大而當絕。責其夷俟。則因小以責大。非止爲夷踞也。

闕黨童子　或問引家語。恐是叔仲會。按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箾送侍于夫子。孟武伯見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自然也。

論語集註考證卷八

衞靈公

去衞適陳 按孔子凡三去衞。定公十四年。居衞。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爲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反衞。又去衞。過曹。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鄭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衞。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卽以此章爲去衞適陳之時。然或問又因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舊說也。**程子** 叔子。**一貫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 第四篇上文曰吾道。下文曾子以忠恕明之。故曰以行言。此上文爲多學而識發。但曰予一以貫之。蓋專以知言也。語錄曰。也須多學識得。未有不學而自一貫者也。王文憲曰。聖人只是于多學中有一以貫之。劉諶曰。世有多學徒恃强識而愈窒者。惟于義理有得。則學不必多而自能多。不求識而自能識。此一以貫之之謂也。**慍** 音蘊。**慍**問行**猶問達之意** 問達主于名。問行主于事。達欲名聞于人。行欲動無不遂。皆欲得于外之意。**紳** 大帶之垂者。帶結于前。再繞之爲兩耳。垂爲紳。長與裘齊。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程子** 伯子。**鞭辟** 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撻約人使開向一邊也。**著己** 直略反。切己也。**尸諫** 家語困誓篇曰。史魚屢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衞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死而屍諫。可不謂直乎。

可卷　卷、上聲。王文憲曰。可字要思量。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衛侯之謀　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出獻公。孫林父幷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如彊命之。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殘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史記世家曰。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

志士章程子　叔子。

子貢問章程子　叔子。

斗柄初昏建寅之月　此古歷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略見第二篇三統之說。詳見漢志及後漢書註。然不及邵子經世之明。經世以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三十運爲會。則一會凡一萬八百年。至寅會而始開物。是人生于寅也。

夏小正之屬　禮運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註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史記夏本紀太史公讚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索隱曰。夏小正、大戴記篇名。朱子語錄曰。行夏之時。自行夏小正之事。履祥按。夏時不止小正。此蓋夏時之小者耳。夏時又自別有夏令時儆之屬。名見國語。

周人飾以金玉　周人尙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蓋飾以金玉者。

周冕有五　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

韶舞　舜樂名。詳見虞書。

鄭國之音　樂記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衞皆淫聲。此獨云放鄭聲者。詩集傳曰。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衞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衞。故夫子獨以鄭聲爲戒也。

程子曰發此以爲之兆　未詳。兆。孟子集註曰。事之端也。治天下之制度事爲。盡于此四者而已也。設此四者以爲之端兆。則凡事皆欲準此。合其時宜。酌其文質。致其中和。

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

之至黃泉人尙有用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正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諡曰惠 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

臧文仲爲政 歷僖文二公

不仁 左氏孔子曰臧文仲下展禽不仁也見第六篇註

躬自厚 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讀此章之後氣質變化德量寬弘

義質章程子曰 此章本註進步伯子重上又說雙重

譽 平聲譽之也去聲名譽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漢書文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于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證其說然勉齋黃公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只爲此句難得簡潔爾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于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

當仁章程子伯子 辭取達意而止 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季氏

此篇或以爲齊論 齊論章句頗多于魯論此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顓臾 風姓太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縣正觀元年省

入費。魯附庸古者小國不能五十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二子仕季氏不同時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詳見或問蘇氏說疑子路再仕季氏季桓子死遺言召孔子康子乃召冉求其後孔子反魯子路從既季氏故宰必復主季氏家受其供饋而能聞其事爾下文獨責冉求可見東蒙蒙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四分魯國左氏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註隨時獻公而已周任古之良史此馬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晉人覘宋章子曰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屢援其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相瞽者之相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瞽者憑人視以爲目憑人扶以爲杖故相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遠人謂顓臾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戈于邦內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爲遠人爾蕭牆屏也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疏可以通望內外如漢采衆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于門屏之內也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遂適越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襄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惡二傳作子赤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襄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遂于

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按宣公之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其忠故稱爲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繼是爲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謀于臧武仲立紇後爲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爲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遂于齊又如晉欲去季孫不克薨于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爲桓子陽虎囚桓子殺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將陷之于齊師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劫公與武叔攻孟氏弗克出奔

九思章程子伯子邦君之妻此章吳氏曰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章天厭之之下又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比于繼體之君矣大抵此書後十篇多缺誤陽貨瞷亡饋豚論語不言瞷亡因孟子而見孔子膳肉不至去魯論語止言女樂亦因孟子而見如邦君之妻周八士堯曰前章雜舉夏商周語固皆缺誤然前十篇如孔子曰天生德于予論語不載伐木之事弟子速行之說亦因史記而知諸若此類及集註所謂必有爲而言與鄉黨所載亦自疑有闕誤此皆弟子集論語之時事辭不無所遺也朱子每恨不及見古孔子家語良亦以此

論語集註考證卷九

陽貨

陽貨　季氏家臣。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秦遄。六年。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八年。遂作亂。大夫有賜於士　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餽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楊雄謂　出楊子五百篇。性近章程子　叔子。程子曰。人性本善　此段出易傳革之上九。商辛也　紂。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　當從此。武城　在今沂州。公山弗擾　卽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爲費宰。其後據費以畔季氏。其召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國人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公山不狃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以左傳觀之。不狃蓋陽虎之徒。孔子不見陽虎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資亦尚可與語。若陽虎則剛惡之人。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叛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叛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

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或問引張敬夫之說。在此不可之內。

與周道於東方 古註語。朱子取之。諸家說不從。

程子 叔子。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孔子衍文。李氏謂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履祥亦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心存 王子曰。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

中牟 史記曰。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按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攷。又世家曰。簡子名鞅。卿。實專晉。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註云云 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賊謂傷害於物 但知固執而不通于理。必至有害。又下篇慢令致期謂之賊。字義與此同。是好信後截事。

周南召南 召、音邵。詳見詩集傳。

禮樂章程子 叔子。

鄉原音愿荀子原慤讀作愿 荀子榮辱篇。

盜賊 王文憲曰。盜猶畏人知。賊則肆然無所忌憚矣。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 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强。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

氣失其平至之疾 王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

食稻衣錦 五穀惟稻以水種。比諸穀爲甘軟。程子曰。錦即今之綾也。

夫子欲宰我至不察也 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饒。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博局戲也 說文。烏曹作博。烏曹者。夏后氏臣也。本名博陸。後曰六博。古又有博經一卷。所謂六博。得鴟呼盧者

是。

奕圍棋也　路史云。丹朱驁狠媚克。兄弟爲閱。囂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蓋朱晝夜嬉戲。盪舟朋淫。故帝堯作圍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爲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便有深遠思致。只如圍棋雖局戲。便有無窮之變。沈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其局數。一萬字是萬。策一萬字已是萬萬。

微伺察也　漢書遊徼、謂巡察盜賊也。邊亦謂徼。謂伺察夷狄侵盜也。莊滋慈吝　莊慈二字。雖補文意。而實在文意之間。

微子

微子去之　微子名啓。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耄遜于荒。謂欲遜于荒野也。箕子所以處微子。亦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顚躋。則亦欲其遜出而已。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背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啓面縛銜璧。袁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無復可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文憲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袁絰輿櫬。造軍門以請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爾。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年間誣罔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說。則意可知。

箕子　尙書傳。紂太師。史記。紂親戚也。莊子曰。箕子胥

餘。司馬云。名也。詳見上文。比干史記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大紂曰。比干極諫。陳先王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士師獄官古者民樸少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爲之。其長則爲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爲士師。景公章程子未詳。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至是五十餘年。孔子生長于魯。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囚之。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興衰之計。以舉孔子于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摩四達。卻齊而歸地。于是摡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疆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矣。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其不肯墮郕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郈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郕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閒魯之用孔子。寧不幾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己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于自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于我。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爲憐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爲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膰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膰肉爾。孟子曰。孔子爲

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膰于大夫季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夫使其致膰猶季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疎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朱子于此取范氏之言謂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以見中庸之道何以見其爲中庸也曰合齊魯而觀之于齊不用則禮雖隆而去去他國之道也于魯不用則禮衰而去去父母國之道也使孔子以所以去魯者去齊則于道爲不及以所以去齊者去魯則于道爲太過矣分齊魯而觀之當在齊也季孟之禮固非所以待孔子然猶將用之而去則爲太過曰不能用也顧以禮隆而留則又不及也此去齊所以爲中也當在魯也女樂未受逆探其未形之意而去之過也受女樂不朝而去之則中矣然于父母之邦而如此亦微過矣發于膰肉不至而去爲得其中膰肉不至而不去則又不及矣此去魯所以爲中也此中庸之道也然則三仁柳下惠何以未得爲中庸曰世謂微子歸周固亦也遯去而已然微子仁于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爲過比干仁于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柳下惠降志辱身視夫子之去魯又爲過于和而不及于中矣抑三仁之于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終始力量止于如此若伊尹周公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于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

楚狂接輿　輿、莊子一本又作輿同音餘。楚人姓陸名通皇甫謐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輿其妻共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其妻曰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財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織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妻載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楚詞云接輿髡首集註云接輿後自髡又莊子載其歌鳳句甚多然出于附會詆訾俱當以論語所載爲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

趨不同　去聲。**長沮桀溺**　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眞也獨長沮桀溺若

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偶耕于田。其一長而沮溺。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篠丈人之云爾。昔嘗疑三代之末。隱者甚衆。二人偶遇夫子而知之。其不聞于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曰。二人亦非常人。爲其氣魄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召處。王文憲曰。勉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便知老先生得運用天下之機。程子未詳。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說見第七篇他論下。蓋今之監本乃五代時馮道所定。故國初時福州寫本與此不同。

決性命之情以變富貴　莊子駢拇篇曰。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變富貴。又性命之情四字。莊子屢言之。輔漢卿曰。謂決絕在我性命之情而唯富貴在外之是貪。

伯夷叔齊　說見第五篇。

虞仲卽仲雍　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乃犇荊蠻。爲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左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吳。及卒。雍嗣之。斷髮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爲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然當自是一人。或不知其姓名。以夷逸號之耳。朱張邢疏云。王弼謂字子弓。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履祥恐即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

少連東夷人　禮記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夫子聞之于晏平仲。

柳下惠少連雖降志　至不求合　降志辱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少連居于東夷之類。不枉己求合。如必以其道。不自失焉。居喪合禮之類。

方外　出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仲尼使子貢往待事焉。其友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女往弔之。丘卽陋矣。

張子曰周衰樂廢　至以去亂　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尙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

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舞八佾于季氏。歌雍于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施陸氏本作弛。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論語集註考證卷十

子張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　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並立而德不孤單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農。如楚之許行爲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技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筴傳略存一二。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安行爲仁。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于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　洒埽。凡曲禮所載糞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洒埽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

載名稱辭令。及儀禮少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少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區字從品。猶言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是。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　古書于怠惰等字皆從心。獨倦字從人。蓋指及人之怠而言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字指怠于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後指本之深淺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

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從閒斷。

程子數條　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闢奥。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

優有餘力也　此章先言仕。蓋本爲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仕者。亦有學未成爲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資驗二字最妙。

孟莊子　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于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指獻子賢德二句而後不改者可以爲孝。

哀矜勿喜　喜者。得獄之情。快己之勞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

夫子不可及章　夫子之不可及一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子之得邦家至其可及也一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然得邦家爲其得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于斯世。然雖窮而在下。而一二用處亦可以窺見矣。

堯曰

堯曰咨章咨嗟嘆聲　咨、古文尚書並作資用資命之意。如所謂咨十有二牧曰。則咨非嗟也。所以集註總作咨命之辭。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唯執此無

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于書。王文憲謂此尙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

子張問于孔子　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爲一篇。題曰子張問。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不畏衆而弱寡。不重大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蓋以嚴敬持己。非以此加人也。故威而不猛。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　有司。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爲人上之體也。遲疑靳吝。致悞

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非小此段說政令刑賞。此一句是說賞。

不知命章　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略。而又以此三言結之。蓋而末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集註考證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尤惠民林懷民）

徐十

E八三九